

◀ 上接 14 版

行走的一支笔

■滕秀娥

“一支笔，走哪来？”“老李的儿子结婚，去帮写写喜联。”

“一支笔，忙啥呀？”“帮李婶给儿子回封信。”

“一支笔”不是一支笔，他是一个人。一支笔，原名叫李胜利，在我们村小学当了一辈子的老师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时常在报刊上发表“豆腐块”，又写得一手好字，大家就送了他这么一个外号。一支笔写得最多的，其实不是文章，是信和春联。电话还没普及的年代，写信还是人们最主要的联络方式，一支笔在乡里就显得尤为重要。

据说，一支笔小时候家境十分贫困，却特别爱读书。他六七岁时在村小学旁边的草地上放牛，常去窗外偷听老师上课，有一天老校长把他叫到办公室，给了他书和本子，让他以后来上学。一支笔喜出望外，每天把牛牵去学校附近的草地上，便去教室上课。他比别人都用功，年年考试都在乡里第一。他上初一时，老校长去世了，临走时托人给他送了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支钢笔、一个党徽。初中毕业，一支笔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师范学校，毕业时，他本来可以留在市里的学校，可他还是选择了回村里的小学教书。工作的第二年，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期间，因为教学成绩突出，县里几次想提拔他到县城的学校当领导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说：“都往城里走，乡下的孩子怎么办？再说，我的家在这里，乡下的生活虽然艰苦些，条件简陋些，我已经习惯了，城里的岗位，留给比我更需要更合适的人吧。”

写得一手好文章和一手好字的一支笔，每天都很忙，上完课，批改完作业，剩余的时间都被乡亲们“预定”完了。只要用得到写字的地方，人们就会想到他，而他也总是有求必应，从来不收一分钱劳务费。就这样，在每一个天还没亮透的清晨，一支笔就已经坐在窗前，书写着一封不属于他的思念；在许多个月亮已不见踪影的夜晚，一支笔形只影单地走在乡村回家的土路上，准是哪一家又办喜事，请他去帮忙写喜联。

一到过年，一支笔更是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记忆中，整个村子贴的春联都出自一支笔之手。人们从圩上买回几张红纸，拿到一支笔家，递上一根烟，说：“又来劳烦你了。”一支笔接过红纸总是笑着说：“哪的话，这活儿又不费力。”每到写春联的那几天，一支笔就早早起来，搬一张大大的四方桌到堂屋中央，把一张张红纸摊开，裁剪，然后拿出珍藏已久的最好的墨汁，开始为乡亲们写春联，从早写到晚。

麻烦一支笔最多的，是村头老张家。老张的儿子在拉萨当兵，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难免会牵挂。儿子每每从部队寄回书信，不识字的老张和老伴就小跑着去找一支笔：“快给念念，信上写了什么？”一支笔念完后，老张递上一支烟，说：“又得劳烦你给回封信，告诉他家里庄稼长得好，猪牛鸡鸭也长得好，我和他妈的身体也好，叫他别挂念。”一支笔麻利地铺开纸，从笔筒里取出钢笔，刷刷刷地写起来，写完后念一遍给老张听，问：“还有要说的吗？”老张摆摆手，然后如释重负似地笑着招呼老伴回家。

如今，手机普及了，没有人再请一支笔写信了，市场上的春联也琳琅满目，乡亲们也不再找一支笔写春联了。那天，从教师岗位退休的一支笔抚摸着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钢笔和毛笔，自言自语：“你们和我一样，该退休了。”

这时，读小学的孙子一阵风似地跑进来，大声喊：“爷爷爷爷，我要跟您学毛笔字！我们老师说了，这镇里头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就是您啦，老师让我好好跟您学。老师还说了，要请您去给全校的学生上书法课和作文课！”

一支笔的脸上顿时有了光彩，他取出党徽，小心翼翼地戴在胸前。孙子好奇地问：“爷爷，您戴的是啥呀？”一支笔微笑着说：“这是党徽，是爷爷获得的最宝贵的奖品。你好好学习，将来啊，也争取戴上这个。”

我家党员多

■赵闻迪

在我家，公公是村里的支部书记，爸爸是单位的党小组长，老公是部门的总支书记，我是支委成员，所以老公经常开玩笑说，哪天开会成立一个家庭党小组吧！

我头一回登婆家门，公公悄悄问老公：“她是不是党员？”老公说：“已经预备，快转正了。”后来我听说这件事，嗔怪老公：“怎么你家娶媳妇还要求‘根正苗红’啊？”老公笑着解释：“我爸认定了党的年轻人思想好、肯进步，凡事不会跟群众计较，将来婆媳姑嫂之间也好相处。”公公是村里党龄最长的党员，做事一板一眼，极有威信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如果遇到困难让群众上前，那还要党员干什么！”

老爸是厂里的技术专工，兼党小组长，他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做党务上的事，比如做党员活动记录，收党费等。收党费是一件非常繁琐的活儿，每个月都要收，在每个党员《缴纳党费情况记录表》上签字，点清以后再坐车交到总厂，风雨无阻。有时顺利一天就收齐了，有时拖拖拉拉几天都收不齐。最烦的是遇到外出学习、请长假这种情况，换做我，就撂挑子了，可老爸总是乐呵呵地替他们垫交党费。其实老爸是个粗线条的人，最怕麻烦，但做党里的事他却一点也不怕麻烦，甘之如饴。而老爸最开心的是每年“七一”捧回一张“先进党小组”奖状（不是党小组长，因为他经常发扬风格主动让贤），高高兴兴地宣布：“第N张了！”

至于老公，我常说他是我的“生活好搭档外加党内好榜样”。别看我俩年龄差不多，人家的党龄可比我长，我还是积极分子的时候人家就是支委成员了。每年夏

季老公都特别忙，一是“迎峰度夏”夺高产，二是防汛，一忙起来连续几个星期都不回家。有一次他打电话说到市里送材料，中午回家吃饭，我提前请假回家烧好了饭，结果左等右等不见人影。打电话过去，他却说已经回单位了。我气呼呼地说：“你可真是‘三过家门而不入’了！”他说：“这阵子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干，我能拖后腿吗？要不你送过来吧。”

“我才不去呢！”我嘴上这样说，一会儿等气消后，我赶紧热好饭菜还收拾了几件衣服坐车去他单位，结果他又不在！我气得掉头就走，他的同事赶紧拉住我：“他去大堤了，我送你过去！”一上大堤我看见许多人在那里扛沙袋，老公也在其中，他穿着件背心，裤腿卷得高高的，赤脚踩在泥水里，干得正起劲。那一刻，我心的气全都消了，对他涌起一股敬意。

因为有老爸他们做榜样，一参加工作我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经过努力被发展为党员。支部大会讨论通过的那天中午，我去职工食堂吃饭，天那么蓝，云那么白，迎面走来一个同事，我想跟他打招呼“吃过了吗”，结果一激动说成“入党了吗”？

每年民主测评结束，老爸都会问我评定情况，如果得分高就说“不要骄傲”，如果得分低就说“群众基础下降了，要好好反省”。高低之间促使我不断消缺补差，提升自己。

去年抗疫，我们家的党员全部出动，坚守在各自岗位上，发挥着党员应有的作用。

今年暑假，全家人打算省内游。公公、爸爸、老公和我达成一致意见后，直接去旅行社办了手续。婆婆和妈妈知道后责怪：“怎么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？”老公笑着说：“您二位是群众，群众嘛，当然得跟党走！”



制图 秦哲